

女人之间

〔美〕路易斯·贝尼柯著
● 王来法 林然译



Among Women

女人之间

● 浙

ZHEJIAN



SHE 杜

055604

C912

002



055604



00437318



200012930

女人之间

[美] 路易斯·贝尼柯著

王来法 林然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建中

责任校对：韦伟

女 人 之 间

〔美〕贝尼克著

林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印刷厂印刷

(杭州 湖墅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字数14,000 印数1—455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405-0/4 定 价：2.70 元

引言 两个女人单独呆在一间屋子里

天，阴沉着脸。我坐在桌前。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传记、日记、信件、小说、莎士比亚剧作、童话研究。我的思想沿着确定的路线驰骋着。我想那些书：其中有什么呢？我也想发生在周围的现实生活：其中又有什么？我曾经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抄录了这样一段话：

“科洛伊喜欢奥利维亚”，我读着，忽然发现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科洛伊怕是在文学作品里才第一次喜欢奥利维亚的。事实上，克利奥帕特娜不喜欢屋太维。假如她真的喜欢屋太维的话，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娜就完全不会象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那样了……我迅速地想到：所有这些女人之间的关系都太简单了。那么多的东西被省略了，竟然没人……

我把这段话贴在桌子上方的墙上，把它当作我研究道路上的路标。

我还读了这一段的其他部分，伍尔夫发现，在文学作品中，长期以来，女人“不仅是被异性看的，而且仅仅是在与

异性的关系中被看的。”为了说明这种做法是多么地荒谬，她要求读者想象一下：如果男人们只是“女人们的情人而不是男人们、士兵们、思想家们、幻想家们的朋友”，文学作品会象什么样子呢？

我竭力想象，可我想象不出。因为回忆起来的文学作品，从最便于记忆的神话到最通俗的大众文学，无不充满了男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的变换：凯恩和阿贝尔，假小子卡西迪和小伙桑当斯，圆桌武士，王子和鲍柏，汤姆、布坎南和杰伊·盖茨比，亨利王和托马斯·贝克特，圣父和亚当，凯伦和伏龙斯基，巴特曼和罗宾。

我们就是在这些故事的熏陶下成长的。根据伍尔夫的暗示，我想，其结果是，当一个女人走出房间，让两个男人留下时，她对她们之间将发生些什么会有着丰富的想象。她会想象他们一起打猎，到大都市和贫民区去压马路，拳击，打台球或扑克，聚会，打架，谈论女人或向上帝祈祷。而当一个男人走出房间，让两个女人留下时，正如伍尔夫所说，他的想象就很简单：她们会吵架，或者什么事也没有。

我思索着在女人的生活中、在我的生活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和文学作品中对此极不充分的反映。我想象着自己在女人们中间：母亲、祖母、大嫂、嫂子、同伴、朋友、敌人。那儿有许多的事情可讲，有更多的事情可想。我的思想又回到了桌上的书籍，我要看一看关于女人之间的关系她们说了些什么，想一想还有什么没说，为什么没说。

水面上送来潮湿的风，楼下，我的朋友沙伦在和那个与她一块生活的男人一起工作。这房子是他的。时不时地，我

走进厨房，喝点咖啡，跟沙伦聊一会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说话的语调和内容、结构和风格都与我们跟男人们说话时的方式不同，也和男人们说话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想问题、说话的方式尽管各不相同，可都超出了我们友谊的程度。谈话是亲热的，随意的。从书谈到人，从文学谈到生活，家务事会很快地和哲学问题联系起来，几乎不需要过渡。其间还穿插着一些爱抚的举动——你还要点这个或那个吗？你今天过得愉快吗？——还有一点耽心，一点安慰。我们谈论的是个人私事，关心的是形而下的东西——一个对一件衬衣评头品足，另一个对一种发型高谈阔论。科利特发现女人们在一起谈论的总是她们的情人、她们的例行公事还有她们的病情。我和朋友的谈话也是这样，不过在我们的谈话中还掺杂着文学和思想问题。这种谈话的肉体性是会令他人咋舌的，可我们却司空见惯了。女人之间类似的这种肉体性的谈话从其实质而言常常是与生存有关的。女人的大多数谈话都是与生存有关的，不过用的是暗语。

那个男人走进来了，我们说话的调子和内容也变了。然后我们都回到自己的工作上去。

在关于俄罗斯诗人安娜·亚柯玛托娃的一本传记里，我偶然看到了关于亚柯玛托娃和另一个著名的俄罗斯女诗人玛丽娜·茨维苔娃两人会面的描写，其中有点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茨维苔娃几年以前就已经把自己的诗篇献给了亚柯玛托娃，她们两人也早有通信联系，只是从未会过面。维

克托·阿尔道夫再一次请茨维苔娃进来。他用不着介绍他的客人们。她们见面并没有用通常的礼节，只是互相握住了对方的手。两位诗人走进了一个小房间，亚柯玛托娃来看阿尔道夫时总是呆在那个房间的。她们在小房间里一起度过了那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她们谈论了些什么，亚柯玛托娃从未讲起过。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沉默。对于发生过的事情一句话也没说。事情就好象是在舞台的幕后发生的，影子伸手弯腰，形体晃来荡去，声音忽高忽低，可一切都是遥远的，看不透的。文学作品、历史和传记都从不曾有根有据地向我们提供过这样的记载：其中有一个妇女在某个多云的一天在屋内与她的朋友谈话的情形，或两个伟大的女作家会面的情形。

普鲁福洛克说：“我听到美人鱼在对唱，可我不认为她们会对我歌唱”。

也许成问题的就是普鲁福洛克。如果他听不到美人鱼说的话，或者事实上美人鱼没有对他歌唱，他就不可能将其内容告诉我们。同样，《伟大的盖茨比》中的叙事人尼克·卡拉韦看到了妇女们在交谈，却无法告诉我们她们说了些什么，因为他不是谈话的成员。文学作品中缺少女性间的亲密，部分地是由男人的观点造成的。发生在我们当中的许多事情是由那些从不参予我们交往的人叙述的。

在男人们的作品中，绝大多数女人都是漂浮在空气中的，不与任何人相干。而即使与人有联系，红绳又总是从一个女人牵向一个或几个男人，好象男人是轻飘飘的女人唯一

的拴马柱，不把心思固定在父亲、兄弟、丈夫、情人身上，女人就会变成一个氢气球。伊甸园里的夏娃和亚当在一起。圣母玛丽亚和一个小男孩在一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在一起。

当女人们与其他女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相互交往是充满敌意的。我们都还记得古代女神的故事，她们的故事总是从男人开始的，她们的行动总是站在男人一边反对其他的女人。雅典娜放逐了墨杜萨。奥德修能够依靠雅典娜，耐心等待着他的妻子珀涅罗珀却不能。直到把一个少女祭献给阿尔忒弥斯，这位女神才保佑希腊舰队平安到达特洛伊。

追求还是拒绝一个男人的这种“买卖”就是文学作品中女人的目的。我开始读我孩提时代读过的童话，注意到在那些故事里，女人“追求”的是王子的魅力。女人，通常是一个年轻姑娘，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总要受其他妇女的阻挠。这种追求是女性角色所共有的。这是女人们互相理解，互相认识的基础，可不是她们共同事业的基础。她们所共有的东西正是把她们分裂开的东西。

男人们和男孩们完成的是伟大的业绩，而女人们和姑娘们所做的不过是梳妆打扮。一个女人是否“漂亮”在故事中是关键，决定了她争夺王子的成败，也决定了其他女人对她的看法和态度。在童话故事里以及“更高层次”的作品里，漂亮都是人物的一个方面，并且是一种赢得优势的资本。出色的发型是女人的降龙宝杖。厚胸衣与薄胸衣之间的距离等于骑士们和英雄们在寻求他们的宝物时踏遍的山山水水。在这样一种世俗观点面前，女人们只能围着服装和发型转，只能想着能够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漂亮”。无论对自己

还是对其他女人来说，镜子都是女人注目的第一焦点。

劳伦斯的大男子态度走得更远。对他来说生活中所必需的是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男人之间的血缘联系。在他的作品中，女人之间的联系变成了有害的、病态的、肮脏的东西。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结尾，劳伦斯描写了康妮在找到了自己的王子、“摆脱了其他女人的控制”之后的解脱：

呵！摆脱了其他女人的难以忍受的控制和纠缠，这本身就是一种解脱，就象获得了新生一样。女人啊，她们是多么可怕。

乍一看来，现实生活中的女人和文学作品中的女人是同样可怕的。我转向了传记，转向了女人们生活经历的记载，再一次去看那些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零星介绍，这是通过一块只能看见男人们联系的筛子滤出来的。我们知道与希金森有关的埃米丽·狄更生、与威利有关的科利特、与伦纳德有关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我们也知道伊丽莎白·白朗宁和罗伯特有关。乔治·桑和肖邦有关。玛格丽特·富勒尔和爱默森有关。埃迪丝·瓦尔德顿和亨利·詹姆斯有关。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多萝西·沃德沃斯对她兄弟威廉的忠诚，玛丽·拉姆对她的兄弟查理士的忠诚，可多萝西与玛丽的关系怎样呢？我们了解住在布鲁姆茨伯利区的男人们相互之间冗长的对话，甚至他们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话和她对他们说的话，可女人之间发生了些什么呢？

我坐在桌边注视着那空洞无物的书籍。我改变了主意。我正在注视的是单调得如同我刚度过的一周一样的东西。为了与之对抗，我记下了：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雨中和琼一道走向索霍。原始绘画。伊莱克塔在填好的表格上写注脚。与布兰奇一起绕着旗子欢蹦乱跳，然后一动不动地坐在帕蒂·史密斯音乐会上喝香槟。穆里尔来客。霍诺尔到加利福尼亚去拍她的戏。斯泰芬妮在伦敦写了一封有关英王室成员的信。我不仅有良辰美景，而且有容纳这些美好时光的空闲。我和普里西拉一起驾着车讨论女人心理的发展，然后到商店去买绸衬衫。我还有从我的学生、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儿得到的尊重，在网球场上，她会让我毫不费吹灰之力地赢球。

我想到了我们共同的精神生活。琼的一番关于宫廷恋爱的议论是怎样地扣动了我的心弦。我记得正在根据科利特的作品导演一部电影的维克多丽娅是怎样给科利特拍戏的；当克利特活生生地出现在银幕上时，我们端坐在黑暗里，维克多丽娅、珍妮特、斯托卡德、霍诺尔和我；后来我们决定放弃坐地铁回家的打算，我们坚持“科利特的女儿们是应该坐出租汽车回家的，这时，我们在街上笑得多么开心呵。

露丝发现我衣服上的标签不知什么时候露出来了，伸手把它塞了回去。

我的母亲，孤独而忧郁，觉得她的母亲抛弃了她。我的古老感情的火山向她喷发。

我的侄女，五个月了，学着走路。

我的祖母，找不到任何材料。

我变成了一个考古学家，挖掘着女性间亲近的遗迹，开发着证物的层次。男人们的看法是最表面的层次。我的以及周围她人的生活是另一个层次。剩下有待开发和考察的层次是女人们的作品，在这里我的锄头触到的东西令我惊讶不已。我想我又退回到了男人们的看法，因为我看到女人们说的与男人们说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尽管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全然如此，可这毕竟是一个令人丧气的开端。

许多女作家和男人们一样，在她们叙述的故事中，男性角色是把生命注入女性角色体内的皮下注射器，女角们是毫无生气的，没有男人的“皮下药物注射”，就不会有活力，也不会存在。由于这种作品我们读得如此之多，我们完全预料得到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中困扰着伊丽莎白·本涅特的那种焦躁不安：

焦虑，不安，男士们来到以前在画室里度过的那段时间烦闷得几乎使她发了疯。她盼着他们的来到，好象他们的来到，是她今晚，全部欢乐的唯一源泉。

还有，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

咖啡准备好了。自从男士们进来后，女士们变得云雀一般活泼；谈话也变得轻松愉快。

还有，在乔治·埃利奥特的《丹尼尔·德龙达》中的：

因为她的性别，很明显，在女士们的餐厅里，格温

多琳并不是最受宠爱的人。在她和其他姑娘们之间，从没有亲密的开端，在谈话过程中，她们留意的是她说的话，而不是和她随便交谈。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对她们并不太感兴趣，当她离开她们的时候，她会产生一种轻松的感觉。

事实上，绝大多数19世纪的作品中都充满了无精打采地等待着门被叩开的女士。我进一步向下发掘，还有更多的层次，更多的故事赞扬而不是否定女性间的亲密。这些故事散见于各种作品中，极不完整，并且相互间的分歧也很大。其中之一是得墨忒尔的神话，在从与男人们的关系中看待女人和使女人们相互对抗的文化背景下，这则神话变得触目惊心。农业女神得墨忒尔的故事说的是母亲和女儿的分离，得墨忒尔的追求是让女儿回到自己的怀抱。她的悲痛造成了土地的荒芜不毛。母亲与女儿之间的联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联系。同样，萨福诗作的残篇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因为它们展现了这样一块天地：其中女人们学习，打猎、一起演奏音乐，互相尊重，还有快活的争斗，彼此伤害等等。这是一幅女性活动和情感的复杂图画。

在埃米丽·狄金森的诗篇中我读到狄金森想象自己去看望伊丽莎白·巴雷特·白朗宁，感谢她写的诗作时，却发现她已经死了。狄金森写道：“啊！我几乎迈不开步了”。在白朗宁的诗篇中我发现对乔治·桑的仰慕，而在桑的诗篇中我找到了她对于许许多多的女人们的热爱及愤怒。我看到爱迪丝·瓦尔顿好几次到乔治·桑在诺汉特的家里去访问，一到那儿，她就走来走去，好象要找什么东西。她是想知道：

桑溜到哪儿去了？在《昨日巴黎》中，珍妮特·弗兰纳谈到瓦尔顿：

人们觉得她冷酷。然而有一次巴赫的一支合唱曲却使她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与一个女人一起度过的一段时光。那个女人后来曾经成为她最亲密的伙伴。夏日的黎明，修剪了花园中的玫瑰后，她写信给那个女人说，甜蜜的花朵有了人性，友好地把情谊送进我的心房。

两个女人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她们之间会发生些什么呢？又有谁会去记录它们呢？如果真有这样的房间，那么它最终会落入包拆废屋的人之手，作为两人交往之象征，它最终将不复存在。研究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是把它记录下来：生活开始了；我看她还有一点意思；从她那儿我学到了点东西；我们吵架了；我们一道度过了一段好时光；我们的生活并不完全集中在男人身上。任何一个女人，如果单独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是不会有轻松的感觉的。

徜徉、徜徉。从一方面到另一方面。思路通过了历史。在这里要看到女性间亲密的材料，你得使用放大镜去搜寻。于是我又想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科利特。我找到了女人天地的两位编年史家。

伍尔夫说到过“女人这些尤物之间会出现一种连无线电感应器也测不出的极敏锐的直觉”。有时她在自己的讲话、日记和通信中谈论这种联系；有时她把自己的这种想法注入她的角色们的心灵，在《戴洛维太太》中她就是这样做的。克拉利莎·戴洛维正在想念自己的朋友莎丽·塞顿；

回想起来，令人吃惊的是她对于莎丽的感情的纯洁和诚实。这种感情不同于一个人对某个男人的感情。它不帶有任何自私的成份，并且具有一种特点，这种特点只有在刚成年的女人之间才能存在。就她来说，这种感情是保护性的；它产生于共同生活的经验，对于某种会使她们离别的事件的预感（她们总是把婚姻看作洪水猛兽）导致了这种骑士精神，这种保护性的感情。她的这种感情比起莎丽来要强烈得多。

这种感情不同于一个人对一个男人的感情。这儿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它类似于异性间的关系，与男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也有某些相同点，但它与它们都不一样。后来，当我开始理解自己的时候，我在伍尔夫的书里找到了指南，找到了关于那些有待揭示的东西的启示。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两个孤独女人承受着的人身的、心理的、政治的压力是什么呢？在文学作品中怎样表现这些压力呢？

伍尔夫讲到女人之间的“纯洁”和“无私的”品性，她是针对政治行为而言的。在她看来，女人在女人面前是自然而真诚的，只有当男人们走进房间时，她们才把自己伪装起来。有关这种情形的描写、对其原因的分析贯穿了她的全部著作。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的感情的存在依赖于人的生存方式；即只是为了生存，女人才必须取悦于男人（象伍尔夫在《三个基尼》中所写的那样：把自己变成哈哈镜，让男人们在她面前自以为顶天立地，耗费精力去抚爱丈夫、生儿育女、讨取男人的欢心）。

伍尔夫的妇女“联盟”是一个熟悉的观念。男人们对它的想象统治了几个世纪，在他们的想象中，它是漆黑一团的，是从事犯罪行为尤其是推翻男人统治的。尽管感到了威胁，但在粉碎妇女联盟的过程中，男人的权威还是屡试屡灵的。伍尔夫的“联盟”没有任何罪恶的意味。“联盟”字眼经常出现在她的日记、信件和自传体作品中，最早是对于她和她姐姐瓦尼莎的关系的一种表述。根据伍尔夫的理解，姐妹们结成联盟是为了共同承受母亲的死和紧随而来的同父异母姐姐的死给她们造成的痛苦，共同承受父亲填不满的欲望沟壑和同父异母哥哥们的指手划脚。

科利特把伍尔夫所说的“联盟”称作“同盟”。《第三者》是一部很出色的小说。书中的法罗是个小有名气的中年剧作家，范妮是他的妻子，向女主人位置爬的珍妮是他的家庭秘书。小说的答案是：范妮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并和珍妮进行一次侧面交锋，可是她发现，她被伤害的感情并不重要，她离不开的是珍妮。她想象着珍妮离开以后的家庭，清楚地了解到了那会是多么痛苦，她和丈夫在一起是多么孤独。她知道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

她知道自已正在违背贞节信仰的遗训。贞节信仰的信徒们是靠对她们的神灵的等待、靠她们的崇拜者对她们的幼稚礼赞而生活的。

可这种认识并不能阻止她的感情。她所需要的“援助”不存在于丈夫身上、不存在于婚姻里，而存在于

一个同盟之中，尽管这个同盟是不稳定的并且是有点不忠诚的；它来自于一个妇女同盟，这个同盟常常会因为男人而破裂，也常常会通过牺牲男人的利益而重建。

读科利特的作品就象在挂满了女人照片的博物馆里漫步。女人们一起呆在音乐厅的后台。女人们坐在火车上。她们在换衣服、聊天，在酒吧间里跳舞，在相互想念。这种情形是如此熟悉。与我在生活中经历到的以及从周围的女人们生活中看到的差不多一样。它告诉我，我的路子是对头的，我应该继续发掘下去。

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发掘。许多东西在伍尔夫和科利特的作品中被遗漏了，或者虽未被遗漏却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遭到了反对。例如，伍尔夫作品中的女人视婚姻为灾难，另一些人的作品中的女人则把它当作脱离苦海。大部分工人阶级的作品中都萦绕着这样一种幻想：婚姻会使自己离开小木屋中的其他女人；自己追求的男人会带着自己远走高飞，使自己生活得更加幸福。对于正在通过地下通道从美国南方逃往北方的两个女黑奴来说，对于1830年波兰起义前夕居住在华沙犹太人区的两个犹太女人来说，结婚会使她们产生怎样的幻想呢？

我已经改变了方向。我现在考虑的是差别而不是同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所发现的东西都是在非常相似的女人之间出现的。从现在开始我将去搜寻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女人之间交往的记录。这一类的男人交往在文学作品和大众文化——从赫克·劳恩的作品和尼格尔·杰姆的作品直到爱尔维思·普雷斯利在挤满了黑人音乐家的演播室里灌制的唱片

——中是常见的。政治文学更是充斥了这种货色。“兄弟情”的形象是黑种男人的手紧握着白种男人的手。无论是对抗文学还是非对抗文学，双方的角儿们都是男的。妇女们究竟参不参加这种交往呢？

在弗兰内莉·奥康纳的一篇小说中，一个白皮肤的女人，因为看见一个黑皮肤的女人戴的帽子跟自己的一模一样，就气死了。女人们相互之间从不说话。由于在多数作品中除了一个告诉另一个要拖地板，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几乎从不呆在同一个房间里，卡尔森·麦卡勒在《婚礼嘉宾》中描写的一个场面就显得鹤立鸡群了。贾斯敏，也叫弗兰姬，是个13岁的白人姑娘，贝雷尼斯是个30岁的黑人妇女。

贾斯敏转过头去，把脸靠在贝雷尼斯的肩上。她感觉得到贝雷尼斯顶在她背上的软乎乎的大奶子、宽阔而柔软的肚子，还有贝雷尼斯温暖而结实的大腿。她的呼吸本来很急促，但是这样站了一会儿后，她的呼吸平稳了，并渐渐地跟上了贝雷尼斯的节奏。她们两人紧靠在一起，就象一个人一样，贝雷尼斯粗硬的双手搂住了贾斯敏的胸。窗户在她们背后，正对着她们的厨房里差不多已经黑了。

这一场面中的丰富感情在文学作品中确属凤毛麟角，它的慈母般的感召足以抵挡我们最可怕的禁忌。这样的亲密场面在任何地方，任何两个女人之间都是很少见到的。这一场面虽然充满了爱、充满了激情，可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它产生于这样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黑人妇女的责任就是爱